

最苦的时光是独行(2)

选择了文科之后的前半学期十分顺利,我的成绩始终保持在年级前四名左右。好景不长,之后的整个高二,我都处在一种极其低迷的状态。

也说不清具体是什么原因,也许是不得当的学习方法最终显出弊病,也许是连轴转的学习让我没时间好好沉淀反思,我的成绩一直徘徊在年级15名左右,这种被动的状态几乎持续了一学年。

我深知,以当时的成绩是肯定考不进北大的。而那时我又总是很在意他人的眼光,连续几次考试都徘徊在年级前十名之外让我开始胡思乱想,有时候觉得老师的关注重点好像都从我身上转移走了,有时候又觉得大家一定暗暗认定我从此就只能如此了,有时候都想自暴自弃。

更让我郁闷的是,弟弟的势头一直很好,八次考试总排名第一,在高三开始之前就获得了去北大夏令营的唯一名额。去夏令营之前,他还贱兮兮地留给我一封信,名字叫《想想为什么去的不是你》。

我看完信被气得要死,恨不得把这小子从北大拉回来暴打一顿来“报答”他。直到现在,我们俩仍然乐此不疲地以此互相调侃,比如每次有女生送礼物给我,我都会故意打趣小豪:“想想为什么送的不是你?”或者我的微博粉丝增加得很快,我就对他说:“想想为什么涨的不是你?”

那时候我们寄宿在一对老人家里。每天晚上回家,都想争分夺秒地看书写作业,一分一秒都不想放过。可话痨子豪一摊开书就没完没了地跟我聊天,每次都逼得我指着他说:“闭嘴。”静不下来还爱赖他的他总是可怜兮兮地说:“行行行,哥,你听我把这句话说完,我就安静学习不打扰你了。”

但是可能吗?这个多动症患者每次安静不过一分钟,就又开始找话题聊开了,而且每次他自己都乐得人仰马翻。看着他那副模样,叫人不笑都不行。

他学习好,晚上聊一会儿天写几道题就睡觉了。而我为了每天完成自己安排的学习计划,只能推后睡觉的时间,在他睡了之后,一个人做题背书到凌晨一两点。

深夜的屋子里安静得可以听见秒针转动的声音,还有隔壁简陋的厕所里水龙头滴水的声音,以及我心底的那份煎熬和挣扎。睡不着的时候,我会望着黑暗中的天花板发呆。我曾经也是年级排名前几名的佼佼者,也备受众人瞩目,也给同学们讲学习方法,也拿过一等奖奖学金……

可是这一切再也不属于我,我的心里有苦难言,这样的烦恼和焦灼我甚至不知道要对谁说。



◆ 苑子文 苑子豪 著
译林出版社
愿我的世界总有你二分之一

除了弟弟,这些事我还可以说给谁听呢?

同时我又觉得难以启齿。每次走到他跟前,我都犹豫再三,转几个圈也说不到点上。即使说了,也觉得毫无意义。因为虽然他每次都认真地听,说他感同身受,但是我依然觉得他是佼佼者,不能体会我的心境。这些心事,只有我一个人懂。

那阵子每天在学校的食堂吃完饭,一回到家里我就马不停蹄地看书。有时候寄宿的人家开着电视或者来了客人比较吵,我就站在楼下背书。天津是一个靠海的城市,未至盛夏的时候,湿润的海风吹来,天气还算舒服。

我清楚地记得,那时候天很蓝,瓦砾墙被阳光晒得明亮温暖,风把手中的课本吹起几页,又被我静静地按下,头顶上的电线错落有致,几只小鸟站在上面,看着我一页一页地背书。在那个狭小的胡同里,我常常一站就是两个多钟头。

那段日子,我有一种说不出的落寞和孤独,有时候觉得根本没有人懂我的挫败感,仿佛只有我一个人在痛苦中跋涉。我极其渴望自己能够重新站起来,但无论怎么努力,都无济于事。

一个人感受着凌晨3点钟空气中的肃静,一个人体味傍晚6点钟操场上的汗臭味,一个人走在风景十年如一日的上学路上,一个人偷偷拉扯着那份黏稠而灰暗的心情。

是我还不够努力吗?每天早上5点准时到学校上自习,课间很少离开座位,中午很少午休,大课间站在班级门口的窗户旁背书,活动课跑到图书馆做题……我觉得自己已经做到了全力以赴,已经比以前成绩好的时候更努力了不知多少倍,但成绩还是毫无起色。每次考试,都是失误,失误。

(明日关注:哥哥的逆袭)



水湄伊人著
再婚
新世界出版社

缪青铜宣布再订婚(47)

当张纪年醒的时候,听到一阵滋滋的响声,并闻到一股煎蛋的香气,他有点迷糊地睁开了眼睛,看着一个女人边哼着歌边在厨房里忙碌着,油烟机在响,他一度以为是苏伦:“老婆——做什么给我吃呢……”

女人一回过头,却不是苏伦,这不是王琴琴吗?张纪年这才想起王琴琴在自己家呢。王琴琴说:“你终于醒啦,起来洗漱去吧,我快做好早餐啦。”

“这么幸福,有早餐吃。”
吃完后,两人便去了电玩城,两个人打电玩打得很过瘾:“你知道,我可是从来玩不玩游戏,都被你带坏了。”

张纪年说:“得,自个儿不争气,别怨谁,哟,我都饿死了。”
“我也饿了。”

两个人从电玩城出来,天都已经黑了,于是,张纪年又带着王琴琴去吃东西,吃完东西后,便在江边闲逛。正想着要不要去哪里坐坐,缪青铜打电话过来:“我跟吴艳利在酒吧呢,你要不要过来喝一杯?”

“我在陪一个朋友,正没地方乐乎,我们等下过去。”

“男人还是女人?”

“过去了就知道了。”

挂掉了手机,张纪年回过头来对王琴琴说:“我们去酒吧坐下吧,有几个朋友在那里。”

王琴琴指了指自己的鼻子:“我去,会不会不合适?”

张纪年一把拉住她:“对了,缪青铜,你也认识的,也是我老板,跟你办理房产手续的那位。”

于是两个人到了酒吧,见缪青铜、吴艳利,还有余多、薛小雪都在,张纪年说:“哇,今天是啥日子啊,都来齐了。”

缪青铜笑道:“咱很久都没在一起喝喝酒了。”这时,他的眼睛直溜溜地盯着王琴琴,“这位姑娘咋瞅着这么眼熟啊?”

张纪年便抢着说:“她是我杭州来的朋友,叫王琴琴。”

缪青铜指了指王琴琴又指了指张纪年,分明已经认出了王琴琴:“你小子还真看不出来,原来还是有一手的嘛。”

张纪年摆了摆手:“朋友,朋友而已。”

“坐吧。”

于是缪青铜给其他人一一作介绍,薛小雪的嘴巴可不饶人:“哟,张纪年,看你那老实样,我还把叶落落介绍给你来着,就一转眼,想不到又冒出一姑娘……”

余多推了推她,低声地说:“别乱讲,这是人家的事。”

吴艳利便说:“现在是什么时代,恋爱自由嘛,张纪年是个好男人,怎么会没有姑娘喜欢呢?”

薛小雪向来跟吴艳利气场对不上号:“那你咋不喜欢张纪年去,跟缪青铜好上了?”

“这叫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嘛,那你咋不喜欢缪青铜,跟余多结婚了?”

“你……”一向伶牙俐齿的薛小雪一时被说得讲不出话来,缪青铜摆了摆手:“行了,今天,我跟吴艳利喊你们来,是要宣布一件事情。”

“啥事这么神秘?说吧。”

快跟我跑(21)

第三场快完那日,李振邺悄悄问吴云鹏:“那个陈敬老实吗?”

吴云鹏笑道:“下官遵李大人吩咐,每隔一炷香工夫就去看看。”

李振邺问:“他题做得怎样?”

吴云鹏答道:“下官没细看他的文章,只见得他一笔好字,实在叫下官佩服!”

李振邺道:“你盯得那么紧,他居然能从容应试,倒是个人物呀!”

吴云鹏说:“都是读书人,有到了考场尿裤子的,也有刀架在脖子上不眨眼的!”

李振邺见四周没人,招手要吴云鹏凑上来说话。听李振邺耳语几句,吴云鹏吓得脸都白了,轻声道:“这可是要杀头的呀!”

李振邺笑道:“没你的事,天塌下来有我顶着!”

吴云鹏只得说:“下官遵李大人意思办!”

吴云鹏说罢去了陈敬考棚,问道:“陈敬,时候到了!”

陈敬道:“正要等着交卷哩。”

吴云鹏说:“交卷?好呀!外头重枷铁镣伺候着您哪!”

吴云鹏接过考卷看看,突然笑道:“可惜呀,您的文章好,字也好,只是卷面污秽,等于白做了!”

吴云鹏说着,便把考卷抖在陈敬面前,但见卷面上有了好几处污渍。陈敬惊呆了,说话舌头都不管用了:“怎么会这样?你……你为何害我!”

吴云鹏大声道:“放肆!”

陈敬再想争辩,索额图已领着人来了。陈敬冲着吴云鹏大喊:“你们陷害我!你们陷害我!”不容分说,枷锁早上陈敬的肩头。

索额图骂道:“不得多嘴!你是否有冤,大堂之上说得清的!”

卫向书见来人拿了陈敬,急忙上前,道:“一介书生,何须重枷伺候!”

李振邺也赶来了,道:“陈敬可是钦

犯,按律应当戴枷!”

索额图觉着为难,道:“两位大人,索额图不知听谁的。”

李振邺笑道:“陈敬是卫大人山西同乡,还是给卫大人面子,去枷吧!”

索额图吩咐手下给陈敬去了枷锁。陈敬暗自感激,卫向书却像没有看见陈敬,转过脸去同李振邺说话:“李大人,我这里只有日道公心,没有同乡私谊!”李振邺嘿嘿一笑,也不答话。

陈敬出了贡院,却把外头等着的李老先生和月媛吓着了。原来他们看见陈敬身后跟着几个官差,有个官差手里还提着木枷。领头的那个正是索额图。贡院外头照例围着许多人,明珠躲在里头把月媛父女的动静看了个仔细,料定陈敬同这户人家有瓜葛。

索额图领人押着陈敬往顺天府去,不料到了僻静处,突然杀出四个蒙面人,抓住陈敬就跑。索额图正在吃惊,不知从哪里又蹿出三个蒙面人,亮刀直逼陈敬。索额图飞快抽刀,挡过一招。于是,这三个蒙面人要杀陈敬,那四个蒙面人要抢陈敬,索额图他们则要保陈敬。三伙人混战开来,乱作一团。陈敬突然听得有人喊道:“陈大哥,快跟我来!”原来是月媛,她趁乱飞快上前,拉着陈敬钻进了小胡同。三伙人见陈敬跑了,掉头追去。他们追至半路,又厮打起来。陈敬同月媛飞跑着,很快就不见了。那四人一伙的蒙面人跑在前头,他们追到一个胡同口,明珠突然闪身而出,低声道:“不要追了!你们只拖住这两伙人,然后脱身!”明珠匆匆说罢,飞身而遁。另外两伙人追了上来,三伙人又厮打起来。

索额图见陈敬早已不见踪影,仰天顿足道:“叫我如何在皇上面前交差呀!”

月媛到底人小,跑不动了。陈敬喊着月媛妹妹,月媛只是摇头,喘得说不出话来。过了会儿,陈敬又说:“月媛妹妹,我不能再去您家了,我自己找个地

“我们要订婚了。”

张纪年、余多与薛小雪都睁大了眼睛:“啥,订婚?”

但碍于吴艳利在场,他们也不敢怎么表态,只是言不由衷地说着恭喜恭喜之类的客套话,而吴艳利一去了卫生间,张纪年就揪着缪青铜了:“你不会来真的吧?你可要考虑清楚,我一直以为你跟陈璇会和好的。”

“是啊!”余多与薛小雪也盯着他。

“唉,我是没得选择,吴艳利,她怀孕了。”

这下,大家一时都没话了,薛小雪说:“我看她还喝了酒,怀孕的女人怎么不约束下自己呢?”

而王琴琴对他们的反应很奇怪,是啊,他们看起来仿佛都不看好缪青铜与吴艳利这一对,又冒出一个以为会和好的什么叫陈璇的女人。毕竟,她是唯一不知情的人。吴艳利一从卫生间回来,王琴琴是第一个举起杯祝贺的人,也是唯一真心祝福他们俩的人:“祝你们俩百年好合,白头偕老……”

于是其他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,也犹豫犹豫地举起了杯子:“恭喜恭喜。”

“谢谢大家。”

饮酒后,薛小雪说:“订婚不过是形式,那你们打算几时结婚?”

缪青铜说:“快了吧,可能一切从简,到时再看吧。”

张纪年叹了口气:“余多当爸了,缪青铜都要第二次当爸了,几时才能轮到我家?”

余多乐了:“你努力下就行了,这事还不简单,王琴琴你说是吧?”

王琴琴有点不好意思,一时不知道该怎么答话,张纪年忙说:“您就放心吧,以后等我有女人,还怕会没娃?”

这时,缪青铜夺过吴艳利手中的酒:“你呀,喝点饮料吧,别喝酒了,对孩子不好。”

薛小雪冷眼看着他们,没有吱声。

(明日关注:余多的婚姻危机)



◆ 王跃文著
大清相国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方躲起来,您快回家去吧。”

月媛却说:“北京城里没有您躲的地方,我说您可是钦犯!不多说了,快跟着我跑!”

月媛路熟,领着陈敬很快就绕到了家门口。大桂开了门,轻声道:“小姐,你们不能进屋!”月媛不由分说,用力推开大门,跑了进去。两人转过照壁,顿时傻眼了!原来明珠早候在这里了。

月媛吓得脸色发白,李老先生正在这时回来了。刚才月媛冒冒失失跑了去,他把年纪没法追上阻拦。虽是万分担心,却只好一路寻人一路回家来了。没想到陈敬同月媛都已回家,里头还有这位皇上身边的贵人。

李老先生猜着大事不好,没来得及说话,却听明珠笑问道:“咦,这不是山西举人陈敬吗?”

陈敬惊愕半晌,镇定下来,说:“陈敬见过侍卫大人!”

明珠面慈目善,道:“哦,连在下是什么人您都知晓?在下明珠,御前行走。明某只是皇上跟前的一个小侍卫,不敢妄称大人。”

(明日关注:大家都在做戏)